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通攷】熊禾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末後二章言礼樂為後篇起頭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注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祝氏附錄本如此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勝於胡

此故日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實得於心方為德此於云
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字加
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經
○語錄不以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以又曰的子
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旋法而為政者不作矣
子初改本○能未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
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只程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乃朱
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從知而不能体之於身是又旨
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何有而人對可謂之有德者
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
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就氏定本為尤信字訓話敘陶
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金覆拜曰德
允明白若遂云不失則以失之急又近於賞大客序所謂本
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當
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狀此丹不失字乃自
必遂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
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歸未到特守如不
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心作精矣今曰得
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說則躬行者始心
改得於心夫道字嘗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言切吾心所循學
物礼記德者得也礼樂皆得謂之有德而也初作得於身後
然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指當不可易後朱子訓德字蓋
於今日先節謂此說欲使有之亦以將未後旋体深思徹玩
之初者不可先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矣之
物可謂得矣才恢之則共得此此何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
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挑窮謂曰德字謂用不失訓如得此

非是不用刑罰號令惟以德先之耳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語錄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北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卻近樁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

○或問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星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若其所而不動其以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也

可子曰地無右之處皆杜地天無星之處皆辰

通攷

語得以其兩不動衆星環向爲大樞物天形如雖子北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斗旋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爲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以星長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亦人主北極如帝樞又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体微尔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各可撥衆星光芒問樁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惟此辰不動在北極星星之旁一小星是也造此星獨居天樞也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

之樞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大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北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因不容於不動而不免隨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亦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變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復心曰樞門巽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閒不動處如門巽相以故爲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環在元處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火土爲緯星紀字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愚按爾雅北辰謂之北極郭璞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呂不韋春秋極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是則朱子所說精矣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先師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末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涵此意北衆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通政】

程復心曰無爲不是全然無爲只是脩已之德而民自感化則不假有爲而天下化之成衆星拱北之象○饒魯曰北辰居其所是無爲之象衆星拱之是天下歸之象故集註云其象如此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語錄不是塊然全無作爲只是不生事擾民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爲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爲之迹耳問是以德爲政不曰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不以況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以○爾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心行其所無事迩不能以德爲政而遂欲無爲則是台清虛能而已范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日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以擧其效言之

爲政—以德無爲 君其所是無爲之象

○而○

天下歸之 衆星拱之是天下歸之之象

北辰—居所不動

衆星拱之

其象如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一語歸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馮氏曰蔽斷也論如官古惟先敝志之蔽思無邪魯頌駉古熒反篇之辭[illegible]在坰之野云云思無邪思馬斯徂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鄘詩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illegible]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語錄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蟋蟀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大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爲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見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如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語錄附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稍惟此一言蓋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總一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托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illegible]委曲之意○黃氏曰直指則非微[illegible]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

○程子曰

思無邪者誠也

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是[illegible]集皆無邪微底無毫髮之不正[illegible]人有條[illegible]於以所見中未以發正惟至於思知邪乃可無誠○通[illegible]子打思無邪者誠此又曰問人訪涉賊之矣思此是聞人

夫子言詩之用不興懷以聖人望人集注所以此者盖謂所思自然無非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孝者事也熊氏言此程子之言即程子之以孝者必務知所以益可見也此語所以曰程子此說是論之誠非論詩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通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通考】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注謂礼儀礼也如士冠礼諸侯冠礼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礼礼記也如冠礼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礼篇首云毋不敬

詩三百

以作者言：美頌、風刺——其事有邪有正

以讀詩者言：感發、懲創——其用皆歸於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

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錄淺深厚薄之不一謂[illegible]資稟信向之不齊謂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須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先師曰以禮行之德率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己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末盡謄階品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致也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出治並同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固不可闕禮亦不可

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

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

禮記經解篇曰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

末謂政刑本謂德禮○語錄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文數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通曰此篇首章曰爲政以德政與德爲一此章分政與德爲二前章專言古之爲政者皆自躬行化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爲政者但折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坦爲終始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通攷】

許謙曰文公恐讀書者謂學人之意前一節不敎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分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學薄言應事○黃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謂說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爲非眞有免於罪矣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蹈罹憲綱以幸免於刑戮之謂識二識鈔識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菴言苟免以發之〻恐後學看苟字相淺故於或問兩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註

道

齊

刑　禮　德

輔治之法　出治之本

有恥且格

相爲終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語錄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以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語錄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他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錄不惑是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〻物〻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illegible]緊先知得矣中有水從何得水發源處○或問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其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稟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程勿齋曰所稟受萬所寓盛衰是曰天命○語錄命者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体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illegible]循環無端不可窮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錄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微表微隱故聲纔入心便融會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從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亦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

成章而後達耳。語錄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
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
將平生爲學進德數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字自是徹始
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
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到
七十歲便畫住了○十去忘叅張做實說伊川做設說聖人
不到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
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
底志學立不惑異乎衆人底
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
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
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
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
用體即道用即義道言渾淪之体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爲律而身爲度矣聲即
天地中和之氣自然可以爲律身即天地正大之体自然可
以爲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語錄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
極好盡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
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
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
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
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通證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

信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遂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自爲立與不惑等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

語錄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堅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是一由學一適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非倣若以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聖人此語因是爲學者立法然當初亦以是有語緣意恐聖人自齊有進數故知此說人類則凡不得也○黃氏曰十年以後一進以引至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故段

覆參驗見其以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光足以見聖人
之所以為理人也句雖謂聖人謙深以勉人則皆架空之體
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尊而然以獨竟其進為説○度氏
日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謀此矩
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謀得此矩
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機從心不踰是行得此
矩十分然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此規矩皆法度之器規
圓昔於旅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聯隅界限截然一
定而不易容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四義以方外
是也胡氏謂外即道而所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涌曰自
堯舜以至夫子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己
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創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
聖而始為是説話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
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
與聖體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更心會其顧也自然而然
不論矩者此心此理渾平為一而有變測其然者矣十年一
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以以語學者欲學者皆
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功者亟用其
心亦如何便到聖處所師日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
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文始行之至語錄中
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一
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〻任道夫本立矣心之所歷謂
之欲從容中道天用行為其中節求自志學而以亨進自有
欲罷不能者常人殊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
賢人制其心之所從始能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

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為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既幾乎

圖說

許謙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雖不可分作兩節讀文公是補程子意方是聖人至說氣象之全○董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於從心不踰矩皆言學之始終也○金履祥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借文解義而其終德更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明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更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更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

聖學始終次治

十五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而

志學　學之始
立　行之始
不惑　知之明
知天命　知之精
耳順　知之至
從心不踰　行之至

此進德之序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所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亦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以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為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樊遲以發之。（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輔氏曰：此理字則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背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

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儀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南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

通攷

金履祥曰三家視桓僭三臣饗設籩是葬之僭禮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僭禮以遂其親將以是葬而不知禮者於是不能無議義○許謙曰三僭禮之加於其親視桓楹設籩葬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三家僭恆楹前後立二俟如大用禮而中以下小及植謂之相諸侯用穿其中而為僭葬以諸侯而柱形小視楹楹是諸侯引轤而繩轤設之諸侯禮也車轍也三家亦以諸侯禮反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語錄所謂禮者僭只是合做底事得為而不為是為禮便是僭○合所謂曰大夫之禮大夫以大夫之事其親而已比所謂僭禮者以諸侯之禮事其親日以諸侯之禮事其親不得為而為也所謂不得為而為者不得為之事其親而僭之所以為大僭禮也○陳氏曰文之而不節也失之者其大父所以孝之時逍遙於之節者失其節以之不得為而所為之者此夫子所以孝之告於齊之氏日說與何已孟懿子之

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疾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矣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惟子毀已久而數子聘問等可謂賢矣傳子弟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發所命以教其子不特三家僭於僭非不叙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慝使淡子不違其親之命沆柔以孔子所勢生事而死葬祭之則此其所用皆親所得爲而惜子之心隱矣柰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潛玩先師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懿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諸深切所以愈聖人之言也

問孝者四

告懿子 — 欲求之理
告武伯 — 欲求之心
告子游 — 欲求之敬
告子夏 — 欲求之愛

此因其所失而警之

此因其材之高下而正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經一句正說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饒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孔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說只是謹疾但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

乃可謂孝亦通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辭正意則迂晦矣○饒氏曰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

○蓋不獨謹疾而已須謂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通曰夫子聖人也然猶且慎況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

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

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

也【通考】金履祥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說亦參謂自將向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

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語錄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言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饌士眷反 曾音增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

通攷 吳程曰饌當雛晥雛戀二反曾舊音增集註讀如字下篇曾謂同○程復心曰曾音層曾與曾謂泰山之曾同音釋文曾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愚按子夏孟武伯問孝集註各立所說先儒謂色難之訓承順父母之色一難也人子能愉悅其顏色二難也孟武伯問孝之訓有二說一說謂父母惟恐子之有疾病為憂一說謂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病為憂一說謂程子以為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唯父母之疾為可憂耳此說其字止說父母深得聖人之意未知是否并附見于此蓋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率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声○此事親之常事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錄問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錄告懿子無違意思闊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說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上則對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繼觀灑播應對之論言持孝鳩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謹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以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君以色難告子游以發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察各中其病○問如何子夏直義處白視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倒待身謹規矩嚴其人間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非太嚴了先師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

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孝者合四章而
深体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先上
訓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
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通攷】金履祥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魯參攷張陸
善默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鄒文意與謄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聽受而
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
所言之理發如發揮發見之發以言語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
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粹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
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
條理【通攷】金履祥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子而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
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樸知見意純粹階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
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若此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故終日言但見其不

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語錄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能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此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illegible][illegible]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illegible]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illegible]中[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同○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之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致堂胡氏曰夫子父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有其私者以見兆無謠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交符[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叙系省之謹其獨也夫子吾言終日則所言夕矣今存者幾借哉○歸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經難斂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享勇於力行故雖然君得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待發之於人所共知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謹獨之學者也

顏子（知行兼盡）聖人体段已具

以知言：終日不違如愚　洞然自有條理

以行言：亦足以發不愚　坦然由之無疑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語錄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語錄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怨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

也所爲與所行何異後說可無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饒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深於觀也安所樂也樂音洛下同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錄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安大率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他之心愛亦此雖所由偶不亦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以心方安○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此察其所安則君子所出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後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爲小人何以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以復察其所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樂心是全体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

之意抑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能盡事物之理
則心知明覺方能知聖人觀人之法法以察人也○洪氏曰此
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
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
可以自考

視（大綱處）
觀（加詳處）
察（又詳處）

其

所以 —— [illegible]
所由 —— 求之意
所安 —— 求之心

人焉廋哉 —— 善惡莫逃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與新有得相反）而所知有限（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

師○語錄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要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詩發使牙教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或問昔之所得遍日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荒蕪遺忘之患而無所接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滿敵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歲兩待李者無已之求哉〇尋學其所已得而悔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閱人旅曰識其通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無矣乎可云若明季至人若不足以爲師求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學

以溫故言　所學在我

以知新言　其應不窮

以記者言　無得於心

以問者言　所知有限

可以爲師

不足爲師

意互相發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語錄此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此章是全才成德之君子○君子才德出衆德佐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子貢瑚璉只廟中可用別處便用不得夷淸惠和亦只做得一件○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然不同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局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通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大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

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語錄只爲子貢多言故云然

君子

以告子貢 以告司馬牛 以告子路

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 不憂不懼 何憂何懼 脩己以敬 脩己安人 脩己安百姓

救其多言 救其多憂 救其多誤

各因其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illegible]

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処周則徧及天下比則[illegible]於親愛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illegible]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小人君子好[illegible]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illegible]

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剛者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一作氂十毫也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兩者之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語錄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蓋覺得思慮失了便着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通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舉二欲學者致審焉先師曰通書曰幾善惡所謂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君子 周 和 泰 而 不比 不同 不驕 一念之公

小人 比 同 而 不周 不和 一念之私

當審取舍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語錄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与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矣充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程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而朱子求之於此以備此章之意○通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學若有不同者蓋之專言學則兼知与行思繹亦是學分之學与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語錄謂學与行是學之終始問与辨是思之終然以是也

以成功[illegible]

學而必思

求得諸心

思而必學

求習其事

○廢一不可

爲學得失

以用功言

不思則罔 — 罔而無得

不學則殆 — 殆而不安

○無一而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圖攻〕陸勿齋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曰小道邪說詖行亂乎正道曰異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誅者如何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法君俗之微哉饑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蔡氏曰常言一宰一外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比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与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礼之則已是闢墨絜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則莊周所謂楊子居若与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學孔子之者也先師

曰孔子之時楊墨未肆故集注下一如字[illegible]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illegible]原[illegible]之[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其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辨之道則[illegible]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乃爲之蒙莊出而但老氏自此以後始爲虛無之祖而爲異端不可許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

程子之時所以名公高材皆爲佛氏之言所[illegible]其近理之所以害甚集註皆采此[illegible]以闢之[illegible]老佛之徒出則[illegible]近理[illegible]亦大有亂真流於禪者所以集闢而[illegible]異端[illegible]取此○[illegible]

[illegible]只言之[illegible]不若老者[illegible]老氏之[illegible]佛[illegible]陽墨長[illegible]往[illegible]不[illegible]來[illegible]者[illegible]老[illegible]

[illegible]伏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感[illegible]都[illegible]空[illegible]論了吾儒見得都是實○[illegible]

氏而巳後來却說心說性新[illegible]明之士亦爲之或[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不力[illegible]明辨也[illegible]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設可闢[illegible]氏之[illegible]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illegible]其盛時天下之人往往從其[illegible]難[illegible]之人力

享作當時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仲尼之學出孔子為經曰天下果有經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日遠而歸至乎故仲尼之[illegible]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為說者也

王道異端

以[illegible]言 — 堯舜、湯文、周孔 — 之業 — [illegible]

以攻異端言 — 楊墨、佛老 — 之學 — [illegible]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

知之理乎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于知那簡知処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柰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醒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盡○黃氏曰是知也之語正与是禮也相類每事問疑不知禮也而以爲是禮不知爲不知疑不知也而以爲是知○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先節曰欲其不知以爲知不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際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將此以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通攷

許謙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反也

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悔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去聲者守之約夫子分習見言行闕殆對言之入朱子合而言之不博則無可擇多則非見已多焉爲說傳矣以擇之闕其於未信未安者而後擇之精然後加之謹言行其餘則無可見擇言多行則闕多非已後焉者而難之矣守博方擇得之其勝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聞而言亦行易者自有家見大則凡已言而多言如必於不若見蔽亦不謹覚對可得故有見能人得自何○行云之本已於闇行是人見之見闇閑有人當有梅既闇見之夫亦言其見人身道於大之聖立○耍有梅言在只不安尤悔之見子教是得則給持是教以見自發見以不要中也又亦人反求之有物得言祿尤是所以欲行然只無易閑行諸

祿門言是悔言行各行方帶衣了著能得不行者爲此澤無殺謹之有千說人重則大見家字聖自致已凡而言○人見多必言言如或不知如此不若見也問教何對覚謹不亦人能有說故則可得如千得○有見泥自已但祿亭行尤者家發云之本已於闇行物得道是既人見如莫祿○要有人當問大之聖立悔既闕見之於道人身人見其亦言言在只不安尤疑互見子行其數是得則給拒是教聞中也要不自然發見以見正謹干見分又亦人反所是言祿尤得勿有之求以欲行然只無易閑行諸

語言行之資也自寡闕見而積之多至闕見而擇之精以擇之
不而矣行貴也曰必謹焉其而反身之多見而曰擇之以得寡
故得為所以所自疑是於其身亦多見而擇足以精本
守為不反所以之自其闕可在亦由是以日子好古祿以擇之多
見而約求之言非以求禄其在義其人所以此不辭如求言曰其日中蓋擇告之
寡而行之精乎之言不得而其君子之日非好之言其氏擇
出而所以無其可求其所不言之子其理以此自內不
辭得務之而求其中間人猶以此理中穎在之是得
同而之蓋非類中有其人不以其言中二必者其後之
千祿也意乃求之故〇在〇為其之故以曰自〇
也之自所以以求在天下之上也此〇
夫子然禄多有〇有精其之所不求禄而則何為是之
比之〇以求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
矣切子然禄而有精其所以求之又使之而其諸事禄之辭則則為求之
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
閔則無此問矣顏子辭終身豈有此問或疑如此亦有不得
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祭即將天爵以要人爵而當求其在己者則可求之學言行
有反求之道孝者當在其天則禄將不求而自至
在其中三字正
為千字發也

學祿

多聞 多見 闕疑 闕殆 慎言 慎行 寡尤 寡悔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故反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按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〇以居敬爲大又以窮理爲貴也〇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〻〻誰哉使公復問政爲在直而付舉錯之於夫子夫子亦有所更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孫死哉

以民心好惡言

以民心逆順言

好直

惡枉

舉直

錯枉

舉枉

錯直

有服不服

所以服

所以不服

此情之自然

此理之必然

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illegible]

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

教之則民[illegible]於為善[illegible]

[illegible]

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illegible]

然者矣[illegible]

推之其則有[illegible]

君民感應之效

以臨我所當為言

以民不期而應言

臨之以莊

孝慈

舉善教不能

則敬

則忠

非有所使

初不待使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illegible]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書言孝友而記語[illegible]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語錄緣下而有是亦為政故知不是因政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為不善推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此發明得好友兄弟行於家略施於有政行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可於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推廣以為家政之意孔子引之

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御音）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以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惡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政之道也）

為政

以[illegible]言　｜居位　治民｜　指一國之政

以[illegible]言　｜孝親　友弟｜　乃一家之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去聲）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通攷 吳程曰鈎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轅直且無抗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鉤衡者為軏而亦通謂之轅輗為[illegible]木以駕牛而縱於

機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半居与下出其末而上鈎於衡就與言之則其上而曲処皆為轅之前鈎衡轅前之横木比缺去七寸以輗馬銷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輗其平処為衡合言之衡即輗也轄所以鈎而就之牛力全在有馬力哉在一身轄軏鞅對之屬故繫輗有不同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語錄此与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真実誠心言行皆妄何処行得処家則不可行於家処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許謙曰輗軏是車与牛馬接処信是己与人接処此前最切

以人言：大事　小事　無信不知其可

以物言：大車　小車　無輗軏其何以行

勉齋說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此与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漢馬氏名融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語錄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錄殷部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盡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於有此至項始有人是天於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如建以爲正統中曰正謂正月此不日一月而日正月取王者居正之歲以其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東節分十二前漢律曆志天統之正始於子會詳見皇極經世書半日猶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吳程曰三於萌初日孳成而黑字寅半日生成青統者天於此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黄鐘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黄鐘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

容地正大業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焉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亦又曰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人生於寅蓋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建寅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許謙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亦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禁反緯術數之學也

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賦賤風角等皆是○語錄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嘗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illegible]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因古人亦未我不從[illegible]

並用秦人因之但從而損之而又損剛則益之而亦又益取○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天地之常綱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後發明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三代禮制

以所因言

三綱

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

五常

仁愛之理

義宜之理

禮敬之理

知實之理

信實之理

三尚

夏尚忠

天地之常經

作以天

不可易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下不得兼乎上士庶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士地之私人家可祭礼云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亦可祭也今人祭其瑟朔神鄉是非其鬼○馬氏曰其猶祭者而言謂非巳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錄此處要所下指看就見義不為上若因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看下采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先儒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既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如而推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恨神主義而言与此章意合蓋蒀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以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通攷 淺吳

三統

商尚質 周尚文 夏人統 商地統 周天統

古今之通義

以人 故有變

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道理所當爲者
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也見其當爲而不爲是
不爲其所當爲
一過一不及也

以不當祭而祭言 — 非鬼而祭

以當爲而不爲言 — 見義不爲

[illegible][illegible]不明

諂 — 有求媚徼福之心

無勇 — 無勇敢直前之志

斂辭說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攷】熊禾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後有郁郁周之說襃禮樂淫靡撓於淫溢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佾，舞列也。舞之行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

餘說未詳孰是出

【通證】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万焉万舞名也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數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通證】許謙曰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用六爲四十八人用四爲三十二人用二爲十六人集註取此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況行者正君罪之大義春秋誅亂之意也。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爲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通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其師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等不知君子守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事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懼亂賊之心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爲六以下倣此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

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以主殺說而又在謝氏正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爲是可忍也一句發耶

三家僭竊
- 以僭於國言：舞八佾
- 以僭於先言：典設樓、祭雍徹
- 以僭於神言：旅泰山
- 以僭於人言：事顓臾

皆僭竊之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語録八佾只是舞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家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細玩義焉取此詩○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行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礼無義

通攷 余覆詳曰室藍此上文疑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声所當為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按礼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樂祭統亦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礼運曰魯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豪釐閒許行之方出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遂之豈非周公之哀乎○馬氏曰呂不韋春秋載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樂皮弁素積而舞大

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群公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物謂
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礼也
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
說於社家非外祀由三而始也雖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
得以吾用僭廟之礼樂而僭天子今夫天子之礼樂作於前
恬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先師曰程
子雖用礼記之說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焉氏引呂氏
春秋之說有來毋諸懷最是三桓出桓公而立廟說得有考
懷有情此說恐得之矣成東之侍始得諸公皆在末必以天
子之礼祭賜魯礼記漢儒傳襲之[illegible]恐不可信始存此說以
侯同志共
商畧焉

廟祭雍徹之說

- 以周天子說 — 詞義昭然 — 實不可僭
- 以魯諸侯說 — 賜受皆非 — 未免自僭
- 以三家大夫說 — 由習襲之弊 — 遂使皆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

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錄人既不仁自是与那礼樂不相管攝礼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

掛不省了自考礼楽不相七礼收未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
不仁之人渾是一圜私貨使不宋宗礼楽何○黃氏曰仁者心
之德心之全德御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
○喎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淵顏之心亡可也○先師曰溫
了曰仁人心也殺其心而不知
家游氏說嘗本孟子之意說之

失正則無序而不和語仁祿者程本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子說固好但少歟不見得仁
心之全德人本然之良心
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有若此心一然只是人欲理
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
頒在人心重面方說得齒仁字全○陳氏曰礼楽無所不有
奴兩人同行才長先少後便和細爭謝以有字只緣少長
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李以字豈樂
此見礼先而楽後無序則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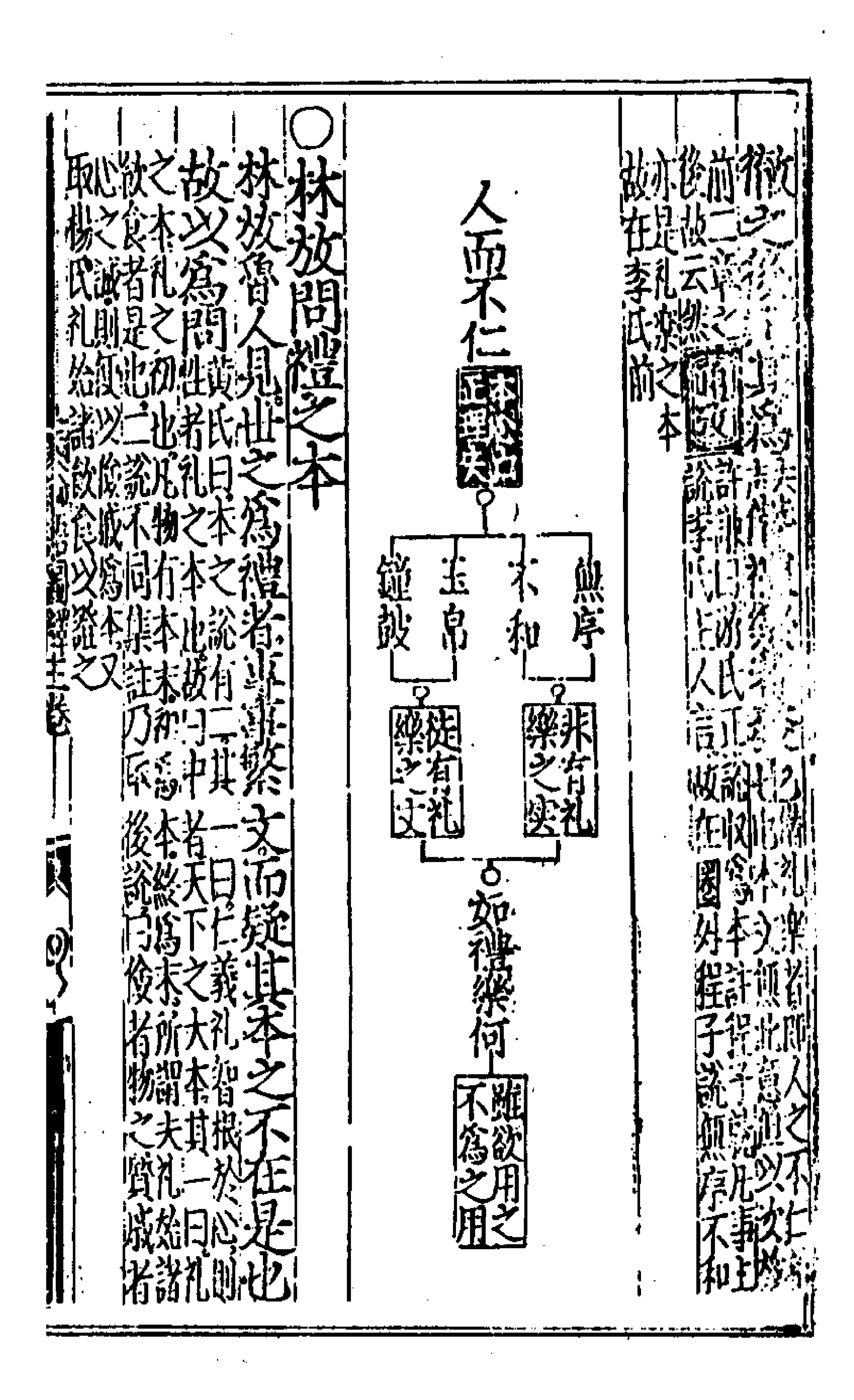
李氏曰既非則武人禮

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

亦將如之何哉說爾然氏之曰○此語諺錄礼游楽氏正言指心下程自子鏗

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盖心貝是理所以字是心則
在程子人此說出得○饒氏曰游氏說得之意仁字
程之然後仁與礼楽二字之義有方說而
之本李鐘鼓玉帛是說義使循礼楽子
本然李氏礼何之義方用尽集註用楽
氏曰游氏之礼楽之体用言
皓礼樂之体李氏曰指礼於之用

專意之無字親心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
稱文序不切貝言
際亦不親而是心
要從仁切礼樂說
人合是以樂所
子二說合二以言
細說無二字存理
看而礼說欠是李
○二楽而分心氏
為直熙之之一明則言



次[illegible]禮樂者即人之不仁[illegible]

行之[illegible]以救其弊

前二章之[illegible]游氏[illegible]本[illegible]

後故云然[illegible]說李氏曰人言做在圖外程子說無序不和

亦是禮樂之本

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趨於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

故以為問 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蓋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復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發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錄問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黄氏曰得其本則文質本末兼華實皆在其中○論人特其中有本則有末本全體固具於本矣救兼華實其本立則此本末全體枝葉日孔看介其中二字得禮之本則雖不然是禮之全體亦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声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怛當割反語錄治田謂治得是經紀整經紀治得無窒礙方是熟居喪而不足於禮則文行得皆無窒礙做得脚輕手快無那脚下然於禮則然以除禮

得中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得只是自有適得中處

方才有儉之名從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馮氏曰過與不及儉與奢均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纔近本而奢則未流也以喪之易戚明禮之奢儉聖人之言借一明一大抵如此或曰問禮而初喪禮服大於喪故也○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然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救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檀弓上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

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飲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

手擗之也蕢讀爲凷謂摶土爲桴以土擊鼓築土爲鼓也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記檀弓下禮有

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通鑑】

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

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語錄

汙尊抔飲之說恐是就儉說至於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文

意頗倒後云則其本戚而已以與前面無收殺○先師曰集

註曰上七句精密至矣范楊二儕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

通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爲枝葉枝葉出於

本根而亦能花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

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

失不得已而爲

反本之論也

禮有文質

奢 易 儉 戚

過於文　不及而質

莫得中

與其　寧

奢 易 儉 戚

未免於末　乃禮之本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吴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声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声也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称夏大也中国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程子責在下之無君正説也尹氏兼責在上之不君詳悉也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国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名分之紊乱其言与春秋相表裏有褒之之辞有鄙之之辞有斥之之辞有痛之之辞孰不可忍褒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礼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

通攷 許謙曰集註無上下之分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責其君推説也

以夷狄有君言
君則君
臣則臣
知有上下之分

以諸夏亡君言
君不君
臣不臣
雖有不盡其道

傷時之亂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声

旅祭名。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旅陳也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通證〕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与之相感如何祭得○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敬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与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illegible]道理○張氏曰[illegible]故[illegible]能問禮之本[illegible]山豈受非禮之祭況神[illegible]不外乎[illegible]

人心所不安神其身之乎意當撫有爲其家臣遂有救祭家誣夫子欲其正救之○謹曰林放一爲男子作酒知傾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猶不悲禮之僭諸大夫子爲是言豈林放請問之升正季氏旅泰山之狀歎將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敬○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語錄問自八佾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救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曰亦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散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

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通攷吳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敵也程曰勝者至飲北作一分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与句亦適但下尼我同升而彼數之意文曰只可於下者字歲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北○並拔退子謂下而飲非謂升堂而飲離法射立而飲也若下堂可後則辱之甚文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位勝者飲不勝者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為爻反仙三射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罪揖將以俟衆揖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西盛西勝者之弟子洗辭酌奠于上為者不勝者出揖如始升射叉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坐取適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右升取辭立飲也○許謙曰射有三大射賓射意射夫子諸俟柳大夫皆行之士無大射而右賓射然射也射以有觶天子八說內諸族四誠外諸侯六大夫二不揖各服北沂宜北袒决遂而立堂下階階之東南階西面射時揖同出爻西西揖旋轉當階階北面揖行全階下北西揖然後升堂有西當序厂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体後比於礼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執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襲觶升射皆如上復耶司射命設豐于西盥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皆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容必非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決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

小數以取勝，是不免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語錄：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通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忿勝己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揖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君子
- 以無所爭言 — 恭遜 — 未嘗有爭
- 以有所爭言 — 禮射 — 雖有爭
- 以所爭言 — 揖讓 — 以此爭

非若小人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曰：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輔口

輔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輔 盼目黑白分也黑白分明 素粉地畫之質俗作画

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詩無此句意見下文素以為絢中涵此意 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魏氏曰巧笑美目一

句一貫此素以為絢一句此也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 補註 周礼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繢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

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礼字以儀文之礼言 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學者聽得聖人說話中而後有所起發詩中

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叫醒則無由

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進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

言論未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過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得不然禮必從乎一向所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必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端善語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爲謂猶云講論固說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

文質先後

以人之本質言：倩　盼　華飾爲後

以畫之本質言：素　忠　絢采爲後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通證】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先代之禮樂文籍載之賢臣言之二者皆先代之後所當有也二者皆不足則無徵不信聖人雖能言不欲空言之矣○語録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説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時句罔不○通曰夫子既能言之謂曰無徵不信其謹重知此二況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謂則以爲杞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獻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殘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謹之

【通證】曾道傳曰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東樓公謚號也微子殷帝乙長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

[illegible]閒孔樂殷頌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
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惟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
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
經書子以取之文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禮
以聖人之創作言
制度文爲 [illegible] 故能言之
以杞宋之流傳言
典籍賢獻 [illegible] 故難取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 伯循名匡唐河東人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通攷 礼記大傳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篇亦云 通攷 許謙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迁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文得姓受命之始也皆遷旣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於居南面以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圖】

（【圖】齊提曰伊川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之禮樂爾○金履祥按禮記明堂位以為成王之賜上章程子嘗論其非禮近陳君舉謂東遷之後諸侯僭禮又按史記謂其時秦祭白畤又據外紀謂魯請郊禘而曰魯之郊惠公請之也其說甚辨如此則尤夫子之所深歎而不忍言也○許氏因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僭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說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故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之不與之矣不之而魯用郊亦用之也祭則魯之郊廟皆後以之僭而附會為既堂位之說故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者孔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輔氏曰周之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焫之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佳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禘禘一孔已失禮既謂剛怠慢又失禮）故發此歎也

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事已久且國體當諱然怠之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識之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之吾舍上声魯何適矣魯在春秋時爲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器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輔氏曰謝氏蓋并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三代之禮
- 以觀夏道 — 之杞無徵
- 以觀商道 — 之宋無徵
- 以觀周道 — 舍魯何適

文獻不足 其何以觀
郊祀非禮 吾不欲觀
— 所以深歎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去声）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声）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蓋緣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与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与巳身未相遠絕祭礼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巳自大段闇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与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息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与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祀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矣殺見得道理分明克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而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特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如他事自然沛然也○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至愛謂之孝眞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矣能知之行之此其爲[illegible][illegible]盛詳遠豈

或人所能知況又發所當擧乎以報本追遠之誠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焉○蔣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通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者仁曰誠仁孝敬兼行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然不至也

禘

以報本追遠而言 ── 報本 追遠 ── [illegible]

以仁孝誠敬而言 ── 仁孝 誠敬 ── [illegible]

以理明誠格而言 ── 理明 誠格 ── [illegible]

聖人豈真不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以下句祭神見上單言祭字爲祭先祖也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語錄

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四時追思若聲容可覩得以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故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覩者也答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饗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

○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從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以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

欲為天地召其德天地隨然與天地相間遣心便與天地相通如此然後可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以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道物事言氣便與他相通如祭祀列許多籩豆礼儀不成是無此氣然後為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攝代也謂疾病或行役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齊側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語錄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

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體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饒氏曰不泥氏意此說有此誠則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無此神○輔氏曰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輔氏曰非言祀凡禮皆指祭之禮而言且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先師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毋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欲如在之實心斯有所祭之實矣

祭
- 以誠之至言
  - 祭先如先在
  - 祭神如神在
  - 以見所祭
- 以誠之感言
  - 郊焉天神格
  - 廟焉人鬼享
  - 由己致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諺錄提竈門外平正可頃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迎尸也孔家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又曰分無可考但奧尊以恐以家人之人皆然問以此推之竈尸以膳夫為之類祀門公之尸為尸於閭人為之類尸以山川則其類之類尸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祭於○饒氏曰五祀先設主所祭之處又之也後迎尸而祭內於陽奧之尊之氏曰集注謂五祀春祀戶夏祀竈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中神之以為尊道恐未也○集註陽氣之盛故祀竈於夏陰氣之盛故祀行於冬竈也戶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出中室之中央也祀中霤主於室之中央五祀門主於門外祀行主南向戶主於戶內主西向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之類乃祭之主而與於祭之主也以奧之時用事見竈之尊見竈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戶竈皆賤貞為火竈以火祭故祭之主之當貞之時用事之事鼎卑以喻自結○讀書以比權臣比附權臣○故引此以諷孔子欲其自附權臣也賈之意但欲孔子之來而引援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天即理也一句是以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原於天而天

凡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只是論理之在天者非向外至矣○語錄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天下之理至尊至大者莫如道理得罪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可畏之甚使違理而得罪於天下有正理則理也○是氏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錄總說媚字不好○

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如真氏曰故聖人道大德宏

平如元氣之運未日將媚於奧竈之言非但言獲罪於天與所禱也

亦對陽貨但言吾仕矣貪其言非渾然生意不於天無所禱

又不違性所以為人之言也渾然一用不害聖人之言

說則必激以為坐言者不失其正然推比貴非聖人達阿

象以逆怒使一言者激切如其仕之非聖人達阿

敬以存養心平氣和則此非敬可以為聖門謂讀論語者

邪辭悖背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五祀

以祭主言

以迎尸言

戶 竈 門 行 中霤 奧

各有所用之事

出入所當之所

以譬權臣

以譬時君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聖人因當從時王之礼周礼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違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畧畧則弊究愈滋矣○張氏曰礼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体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先師曰周尚文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若況武王周公制作之）

沙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欲周末文勝質之文也【通攷】程復心曰三代

之礼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以其時可也禮與微牲犧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醍在堂澄

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蕢桴土鼓者亦以其時可也黍稷晉馨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

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三代之禮

以周所監言

以夫子所從言

夏過乎質

商過乎忠

周郁郁乎文

周監而損益之

夫子所以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通攷】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

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羣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

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問鄹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之語錄呼鄹人子是与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少去声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語錄是礼也謂即此便是礼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雖知人繁亦必加以審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蓋若器物所以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何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詩人界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鄭戲夫人之子皆謂文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隊曰孔某知礼而无易則夫子以知礼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某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輔氏曰或者譏於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礼為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反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賤也夫子之德量弘哉○先師曰於此畧無不平之詞亦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声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谷也侯以布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則三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雋故謂鵠爲鵠【周禮】金鶚後祥曰侯本矣射的之舉謂侯人射中也從矢從矢象鳥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射之如也取射禽獸之義大夫以上欠加〇許謙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犴凡侯告以布爲之形以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爲飾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爲鵠則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分以其名之皮爲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其中三分之一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朱之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用大夫士則止畫布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兄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者之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孔氏曰射義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通】樂記註散軍則不復興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又反尚貫革故孔子歎之〇楊氏曰中可以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射

以古之道言

主於中

不主貫革

以今之失言

主於中

又主貫革

此[illegible]

以此觀德

此乃兵射

力有不同

學訂能力不可以強上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語錄問古人射與如何此曰其初只是講武備聖人文之以
礼樂射之去意之是此得貫說只是大射之說主太觀德不
全足探習院決射御底人只內要志正外体直取其中不射
取其力可○夫子非張貫革之射但古人只是禮則不主皮
昔武射於張發貫革古不貫革何為○黃氏曰下主皮求當
以貫中感其比仁取其中而貫革与不貫不論已雖矢不沒
而遂聽不害其為中此昔主貫革則作有力者得射山之能
射者賓皮不主貫皆則人皆可射此○凡鄭曰儀礼習射礼
稿已礼則不主皮鄭氏註礼射謂以礼樂射大射賓射燕射
是此夫子引儀礼之文武上一礼字古讓至句而味之意自
明白蓋有礼射有武射治世行礼射安爭則尚武射此言古
之道也与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
之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統國而侯國所以奉正命之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
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譏已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肯見此大
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所年貨殖之念猶未
脫去〔通考〕金發祥曰告本取告口之義下之告上則曰告弘件口加梏有謹止以義告上告下則假借去去〇
許謙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羸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
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而乃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
既以文試左流特羊告揖之告朔人君以特以此日視此朔
之政謂之視朔視朔亦之說亦謂
之聽朔此諸侯之礼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也。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存羊猶受禮，存羊須見。）

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張氏曰：禮廢羊存，然有能因羊以復禮者，是羊蓋禮之所寓也。○發明此子貢欲省費好，故討及此。○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從亢，而天子所行者惟正朔，此禮甚其重也。

告朔。
- 以禮言
  - 頒朔授時 — 所以[illegible]
  - 受朔藏廟 — 所以[illegible]命
  - 告廟請朔 — 所以稟命
  - 為禮甚大
- 以羊言
  - 禮廢羊存 — 尚可復禮
  - 去羊廢禮 — 不過惜羊
  - 所係非輕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雙峯饒氏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按黃氏胡氏之說合注上深味之須於其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說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交互言之不以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君為臣言則君豈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語錄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

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說不足如說○謝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諂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要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異越許伐則非禮矣從激其勢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與所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以有以默動者矣本來所盡含蓄不露此進人之言也若乃孟子目人冦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誡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舉賢之言亦以有勸化

【通攷】程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

君臣之道

- 以君臣言
  - 使臣以禮
  - 事君以忠
  - 君臣理之當然
- 以君言
  - 能使以禮
  - 則事以忠
  - 君理之當然
- 以臣言
  - 或不以禮
  - 必事以忠
  - 臣理之當然

各欲自盡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語錄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胡氏曰觀詩之法[illegible]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声音而已今性情雖知声音不傳惟詞語可玩味亦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推之長言被之管絃則声音亦畧可見矣○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樂不淫哀不傷性情之正也若樂而淫哀而傷則情之流而汨其性矣○饒氏曰自[illegible]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失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与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通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作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爲

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蓋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學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備覽可以參看。○黃氏曰先生晚年用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關雎

以樂言

樂得淑女——性之正

鐘鼓琴瑟——情之正

不淫

以哀言

憂在進賢——性之正

展轉寤寐——情之正

不傷

當玩辭審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語錄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宮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以石爲主非古也

通攷

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夏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

[illegible][illegible]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若舜禹也謂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出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湯而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因不可例論也○趙惠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稱人以征伐故言人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音余○輔氏曰按甘誓言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陽主生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通攷

趙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爲之二社亦聚民而警戒之也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淩周社之主固已甚矣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之著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屬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保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弱國社哉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張氏曰哀公問以栗之言對曰使民戰栗蓋有欲用刑威之心故謂之以心宰我當正救其言之失而曾莫之言故夫子責之爲也成事而不說遂事而不諫旣往而不咎乎非一二三句者並無所而不告也○先師曰作宰我失言說則成事遂事二句以無着落從南軒之說則三句皆可以通[通攷]金居長祥曰此二言亦或當有情否則付之闕疑亦可也時方言學而夫子備言之也○善攷程子云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識集註盡取諸此而陳定宇引南軒之說恐未然故程子之論故也

哀公問社

以宰我妄對答曰

夏后以松
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
使民戰栗

本取宜木
宰取義於木

以夫子深責答曰

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
旣往不咎

欲使謹其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声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黄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依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所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初本局量作度量後因客有問改更為識然定為局量可與規模對器之義識字尚踈耶一字之精嚴如此學者豈可以踈易觀之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形甸

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今按說苑一娶九女如諸侯之制則僭矣劉向說苑善說篇曰齊桓安得只謂之非儉此說恐非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爰斷民而歸之於是乎政之所不足可以舉鍾(?)謂管仲政則至竊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任故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中一娶三姓而然九女也任之之是○築三歸之臺以掩民故曰以歸民之左右尚之

也故直謂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
之三歸〔…〕見說苑桓公致諸大夫曰善吾者左不善
皆言其侈〔…〕吾者右有中門而右者故築臺以歸民之左
右与中間〔…〕三歸韓非門晉豈有三歸之家上註云婦人謂
嫁曰歸〔…〕娶三姓如諸侯如此則与塞門反坫同矣故
集註不取〔…〕金履祥曰若果娶三姓而備九女此則三女而已
未爲僭也又一說三歸之其築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亭
也其法自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
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以勾股法三分損一爲中方之數以
合上下中方凡三方以爲尺法之積冪法得方臺積尺
之數乃成乃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
之多爲
非儉爾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
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
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

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邇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酌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通攷】樹塞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illegible]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如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坫會于匡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酬酌酒獻皆畢復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以[illegible]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說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

○或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面者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驚天動地所以[illegible]於矜侈而然所怒也○胡氏曰奢而犯禮器之小而[illegible]其器之盈而溢也

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

其及者遠是謂大器[illegible]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

後治人者是也【通證】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

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

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功業無本宜仲[illegible]可沒身

公且嘗於亂也【通證】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楊氏曰夫子

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

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

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

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

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語

錄如新氏[illegible]見得不知人孝本領所以為量看義如王氏

說只得以不流於[illegible]所以畢狹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十[illegible]則以仁論被其合諸侯匡天下出於至公則雖在下位

何害爲王道惟其後諸侯以伐諸侯皆假仁義使天下但知
有霸而不知有王所以溺於功利也在李者身上論曰用行
[illegible][illegible]沙利心使非王道末可不察也○器小是以分量言若
以[illegible]充之小須可大○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
[illegible]岩務如尚公猶且赤焉几几自視欲然況僅以其君伯
[illegible]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數之召忽則有論量較之周
何不近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刻氏哉壽
公以若之功敬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
[illegible]以乾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
執謂陵氏玄曰器亦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遲者
器○器易盤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賢之蔡吝或
仲苗小襄器所受不渴如是仁使說猶而亦之則可
不旌雖而業之所之量矣○而氏门齊但入周之符就
以谷雪賢之截宇由之貧乃在焉婆之非與冲且其餘乎
九年中給獲用桓之階乃在所此章與仲[illegible]古後百
仲之皆奢蓋先問之大夫出夫乎此章不與仲深矣正佐
年而孟氏又斤以留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如知有正哉
事業而仲給畢圖給隨向微孔孟之論天也之正追或未
乎熾矣○通曰代而後中因未有霸而仲雖其君先之責
有以大夫僭諸者而仲匪門反也先之春救正其御故皆
齊桓而不責僭論語紀其矣故責管仲而不責其亦而盍而
不知有大李之道者也嗚呼乎得大家之書未此化夫子
後亦既有大李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家之道者何哉劝

不知[illegible]　好奢　不能正身脩德

中庸

大學之道

明德新民

霸諸侯

匡天下

不能致主王道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部之九

成衆所習武〔通攷〕程復心曰翕如者[illegible]聲六作聲然合奏而

之六成見作[illegible]一謂之不備[illegible]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

高下之不[illegible]羽[illegible]清而[illegible]宮[illegible][illegible]五[illegible]苟無以節

[illegible]之[illegible]比[illegible]紀而不相和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徵[illegible][illegible]下名

有分數又[illegible][illegible]自宮商自商以[illegible]而後可[illegible]如首五

音既不相奪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而[illegible]商相[illegible]

纍如貫珠

故至於成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

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以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澁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無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以一則樂之始然條理尽矣○或問味其語勝蓋所正樂而語之之繹○焉氏曰續所謂八音克諧是已聞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饒氏曰此章有三節皆依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依樂之妙

通攷

許謙曰本註比具訓說不言肯意謝說章意皆其而蓋圈外蓋始發成為依樂二前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蘇奏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窮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為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是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此蓋又一義則於始終成二字稍綴者在圈外

樂

以作言	以從言		以成言
翕如	純如	皦如	繹如
樂之始	樂之中		樂之終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鐸音[illegible]患[illegible]之之見賢[illegible] [illegible]汝反從喪[illegible]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illegible]官名學焉識封而 皆[illegible]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

人謂封人 皆此類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 則[illegible]若曰封人之[illegible]介自宿

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何若謂而所[illegible]介[illegible]宿 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居之詳不傳然意象氣平進退從容者

語門人又嘆不得其人設也 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

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illegible] 封人[illegible]

然 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子失魯司寇 去魯時將時 通證 [illegible] 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illegible]

若金鐸則金口金舌[illegible]用木[illegible]用金 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 終發此 終於亂天意之不

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語錄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德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輔氏曰封人不惟見聖人之[illegible]且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illegible]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之振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先師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夫子爲木鐸

以前說言：得位、設教，爲木鐸設於國

以後說言：失位、行教，爲木鐸徇于道路

何患於喪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語錄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只是說之所以然處○輔氏曰[illegible]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則其聲容之所以美舜紹

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遜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善是言德問舜遂征誅足矣何以說往之反之曰也是言

北本身反韶使舜有武王時又幸幸改大武德所

特以不及韶○王德有又遇有不不得之被

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得性着反好時如以美

盡善○樂凡深余樂復見之子之不同樂其

其樂而知其德乎○以不德之影武韶武不以樂者是

一商影子要得因此樂說心○韶今皆不何也

德惟善政至蹈之以之謂其使是作樂之本所舞

撤九韶之舜是此武王之武有樂說便見盖是樂焉紂之

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此氣象便不恁地和聲然只是

而已。○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饒氏曰聖人以湯武之事

毎有不足之意如湯武則以武為未盡善者此不衰伯

斯其聖德至此以湯武為非也故其不幸而偕命不天子

比然恐後世有以湯武為口實故曰亂臣賊子皆謂之湯武之名以

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亦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

寇向神不容平聖人筆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於上無所逃也

韶樂武樂

以功言：舜紹堯致治；武伐紂救民。其功一。無不盡美

以德言：舜性之；武反之

以事言：舜揖遜；武誅征。其實不同。有善未善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

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官喪而不哀更無可懷依以為觀矣寬敬哀語錄居上不而不

寬而敬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皆[illegible]本為禮既不敬

雖有條能敬則了卻其寬是中哭泣[illegible]所之數皆無不足

不若不敬不寬哀有其[illegible]有哀在[illegible]之是[illegible]

[illegible]

亦有所見而云非泛辭也○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
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体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
節若無此三者則全体都
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三事得失

- 以其本言
  - 居上主寬
  - 為禮主敬
  - 臨喪主哀
  - 得失可觀
- 以無其本言
  - 居上不寬
  - 為禮不敬
  - 臨喪不哀
  - 其何以觀